

# 醒世恒言 (下)

中國戲劇出版社
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

# 醒世恒言

(明) 冯梦龙 撰

卷 下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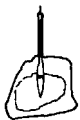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卷二十一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

自昔财为伤命物，从来智乃护身符。  
贼髡毒手谋文士，淑女双眸识俊儒。  
已幸余生逃密网，谁知好事在穷途？  
一朝获把封章奏，雪怨酬恩显丈夫。

话说正德年间，有个举人，姓杨名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贯。祖上流寓南直隶扬州府地方做客，遂住扬州江都县。此人生得肌如雪晕，唇若朱涂，一个脸儿，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。那里有什么裴楷，那里有什么王衍，这个杨元礼，便真正是神清气清第一品的人物。更兼他文才天纵，学问夙成，开着古书簿叶，一只手不住的翻，吸力豁刺，不勾吃一杯茶时候。便看完一部。人只道他查点篇数，那晓得经他一展，逐行逐句，都稀烂的熟在肚子里头。一遇作文时节，铺着纸，研着墨，蘸着笔尖，飏飏声，簌簌声，直挥到底，好像猛雨般洒满一纸。句句是锦绣文章。真个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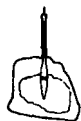
笔落惊风雨，书成泣鬼神。  
终非池沼物，堪作庙堂珍。



七岁能书大字，八岁能作古诗，九岁精通时艺，十岁进了府痒，次年第一补廪。父母相继而亡，丁忧六载。元礼因为少孤，亲事也都不曾定得。喜得他苦志读书，十九岁便得中了乡场第二名，不得首荐，心中闷闷不乐。叹道：“世无识者。”不耐烦赴京会试。那些叔伯亲友们，那个不来劝他及早起程。又有同年兄弟六人，时常催促同行。那杨元礼虽说不愿会试，也是不曾中得解元，气忿的说话，功名心原是急的。一日，被这几个同年们催逼不过，发起兴来，整治行李。原来父母虽亡，他的老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，却也有些田房遗下。元礼变卖一两处为上京盘缠，同了六个乡同年，一路上京。那六位同年是谁？一个姓焦名士济，字子舟；一个姓王名元晖，字景照；一个姓张名显，字弢伯；一个姓韩名蕃锡，字康侯；一个姓蒋名义，字礼生；一个姓刘名善，字取之。六人里头，只有刘蒋二人家事凉薄些儿，那四位却也一个个殷足。那姓王的家私百万，地方上叫做小王恺，说起来连这举人也是有些缘故来的。那时新得进身，这几个朋友，好不高兴，带了五六个家人上路，一个个人才表表，气势昂昂，十分齐整。怎见得？”但见：

轻眉俊眼，绣脚花拳，风笠飘飘，雨衣鲜灿；  
玉勒马一声嘶破柳堤烟，碧帷车数武碾残松岭雪。  
右悬雕矢，行包增雄；左插蛟函，威风倍壮。扬鞭  
喝跃，途人谁敢争先；结队驱驰，村市尽皆惊盼。  
正是：处处绿杨堪系马，人人有路透长安。

这班随从的人打扮出路光景，虽然悬弓佩剑，实落是一个也动不得手的。大凡出路的人，第一是“老成”二字最为紧要，一举一动，俱要留心。千不合，万不合，是贪了小便



宜。在山东兖州府码头上，各家的管家打开了银包，兑了多少铜钱，放在皮箱里头，压得那马背郎当，担夫酸软。一路上见的，只认是银子在内，哪里晓得是铜钱在里头。行到河南府荣县地方相近，离城尚有七八十里。路上荒凉，远远的听得钟声清亮。抬头观看，望着一座大寺：

苍松虬结，古柏龙蟠。千寻峭壁，插汉芙蓉；  
百道鸣泉，洒空珠玉。螭头高拱，上逼层霄；鸱吻  
分张，下临无地。颤巍巍恍是云中双阙，光灿灿犹  
如海外五城。

寺门上有金字牌扁，名曰宝华禅寺。这几个连日鞍马劳顿，见了这么大寺，心中欢喜。一齐下马停车，进去游玩。但见稠阴夹道，曲径纡回。这旁边多少旧碑，七横八竖，碑上字迹模糊，看起来唐时开元年间建造。正看之间，有小和尚疾忙进报。随有中年和尚油头滑脸，摆将出来。见了这几位冠冕客人踱进来，便鞠躬迎进。逐一位见礼看座，问了某姓某处。小和尚掇出一盘茶来吃了。几个随即问道：“师父法号？”那和尚道：“小僧贱号悟石。列位相公有何尊干，到荒寺经过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都是赴京会试的。在此经过，见寺宇整齐，进来随喜。”那和尚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！家师远出，有失迎接，却怎生是好？”说了三言两语，走出来吩咐道人摆茶果点心。便走到门前观看，只见行李十分华丽，跟随人役，个个鲜衣大帽。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。暗暗地欢喜道：“这些行李，若谋了他的，尽好受用。我们这样荒僻地面，他们在此逗留，正是天送来的东西了。见物不取，失之千里。不免留住他们，再作区处。”转身进来，就对众举人道：“列位相公在上，小僧有一言相告，勿罪唐突。”众举人



道：“但说何妨。”和尚道：“说也奇怪，小僧昨夜得一奇梦，梦见天上一个大星，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后园地上，变了一块青石。小僧心上喜道，必有大贵人到我寺中。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。今科状元，决不出七位相公之外。小僧这里荒僻乡村，虽不敢屈留尊驾，但小僧得此佳梦，意欲暂留过宿。列位相公，若不弃嫌，过了一宿，应此佳兆。只是山蔬野蕨，怠慢列位相公，不要见罪。”众举人听见说了星落后园，决应在我们几人之内，欲待应承过宿。只有杨元礼心中疑惑，密向众同年道：“这样荒僻寺院，和尚外貌虽则殷勤，人心难测。他苦苦要留，必有缘故。”众同年道：“杨年兄又来迂腐了。我们连主仆人夫，算来约有四十多人，哪怕这几个乡村和尚。若杨年兄行李万有他虞，都是我众人赔偿。”杨元礼道：“前边只有三四十里，便到歇宿所在。还该赶去，才是道理。”却有张弢伯与刘取之都是极高兴的朋友，心上只是要住。对元礼道：“且莫说天色已晚，赶不到村店。此去途中，尚有可虑，现成这样好僧房，受用一宵，明早起身，也不为误事。若年兄必要赶到市镇，年兄自请先行，我们不敢奉陪。”那和尚看见众人低声商议，杨元礼声声要去。便向元礼道：“相公，此处去十来里有黄泥坝，歹人极多。此时天色已晚，路上难保无虞。相公千金之躯，不如小房过夜，明日蚤行，差得几时路程，却不安稳了多少。”元礼被众友牵制不过，又见和尚十分好意，况且跟随的人，见寺里热茶热水，也懒得赶路。向主人道：“这师父说黄泥坝晚上难走，不如暂过一夜罢。”元礼见说得有理，只得允从。众友吩咐抬进行李，明早起程。

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计。连忙备办酒席，吩咐道人，宰鸡杀鹅，烹鱼炮鳖，登时办起盛席来。这等地面哪里买得凑手？原来这寺和尚极会受用，各色鸡鹅等类，都养在家里，



因此捉来便杀，不费工夫。佛殿旁边转过曲廊，却是三间精致客堂。上面一字儿摆下七个筵席，下边列着一个陪桌，共是八席，十分齐整。悟石举杯安席，众同年序齿坐定。吃了数杯之后，张弢伯开言道：“列位年兄，必须行一酒令，才是有兴。”刘取之道：“师父，这里可有色盆？”和尚道：“有，有。”连唤道人取出色盆，斟着大杯，送第一位焦举人行令。焦了舟也不推逊，吃酒便掷，取么点为文星，掷得者卜色飞送。众人尝得酒味甘美，上口便干。原来这酒不比寻常，却是把酒来浸米，麴中又放些香料，用些热药，做来颜中浓酽，好像琥珀一般。上口甘香，吃了便觉神思昏迷，四肢酸软。这几个会试的路上吃惯了爵酒，水般样的淡酒，药般样的苦酒，还有尿般样的臭酒，这晚吃了恁般浓酽，加倍放出意兴来。猜拳赌色，一杯复一杯，吃一个不住。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厢陪了这些家人，叫道人支持这些轿夫马夫，上下人等，都吃得烂醉。只有杨元礼吃到中间，觉酒味香浓，心中渐渐昏迷。暗道：“这所在哪得恁般好酒！且是昏迷神思，其中决有缘故。”就地生出智着来，假做腹痛，吃不下酒。那些人不解其意，却道：“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气，必是多吃热酒，才可解散。如何倒不用酒？”一齐来劝。那和尚道：“杨相公，这酒是三年陈的，小僧辈置在床头，不敢轻用。今日特地开出来，奉敬相公。腹内作痛，必是寒气，连用十来杯，自然解散。”杨元礼看他勉强劝酒，心上愈加疑惑，坚执不饮。众人道：“杨年兄为何这般扫兴？我们是畅饮一番，不要负了师父美情。”和尚合席敬大杯，只放元礼不过。心上道：“他不肯吃酒，不知何故？我也不怕他一个醒的跳出圈子外边去。”又把大杯斟送。元礼道：“实是吃不下了，多谢厚情。”和尚只得把那几位抵死劝酒。却说那些副手的和尚，接了这些行李，众管家们各拣洁净房



头，铺下铺盖。这些吃醉的举人，大家你称我颂，乱叫着某状元、某会元，东歪西倒，跌到房中。面也不洗，衣也不脱，爬上床磕头便睡，鼾鼾鼻息，响动如雷。这些手下人也被道人和尚们大碗头劝着，一发不顾性命，吃得眼定口开，手酸脚软，做了一堆瘫倒。却说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，他便如何不受酒毒？他每吩咐小和尚，另藏着一把注子，色味虽同，酒力各别。间或客人答酒，只得呷下肚里，却又有解酒汤，在房里去吃了，不得昏迷。酒散归房，人人熟睡。那些贼秃们一个个磨拳擦掌，思量动手。悟石道：“这事须用乘机取势，不可迟延。万一酒力散了，便难做事。”吩咐各持利刃，悄悄的步到卧房门首，听了一番，思待进房。中间又有一个四川和尚，号曰觉空，悄向悟石道：“这些书呆不难了当，必须先把跟随人役完了事，才进内房，这叫做斩草除根，永无遗患。”悟石点头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遂转身向家人安歇去处，掇开房门，见头便割。这班酒透的人，匹力扑六的好像切菜一般，一齐杀倒，血流遍地。其实堪伤！

却说那杨元礼因是心中疑惑，和衣而睡。也是命不该绝，在床上辗转不能安寝。侧耳听着外边，只觉酒散之后，寂无人声。暗道：“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，收了这残盘剩饭，必然聚吃一番，不然，也要收拾家火，为何寂然无声？”又少顷，闻得窗外悄步，若有人声，心中愈发疑异。又少顷，只听得外厢连叫哎哟，又有模糊口声，又听得匹扑的跳响，慌忙跳起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中了贼僧计也！”隐隐的闻得脚踪声近，急忙里用力去推那些醉汉，哪里推得醒。也有木头般不答应的，也有胡胡卢卢说困话的。推了几推，只听得呀的房门声响。元礼顾不得别人，事急计生，耸向跳出后窗。见庭中有一棵大树，猛力爬上，偷眼观看。只见也有和尚，也有俗人，一伙儿拥进房门，持着利刃，望颈便刺。元





礼见众人被杀，惊得心摇胆战。也不知墙外是水是泥，奋身一跳，却是乱棘丛中。欲待蹲身，又想后窗不曾闭得，贼僧必从天井内追寻，此处不当稳便。用力推开棘刺，满面流血，钻出棘丛，拔步便走，却是硬泥荒地。带跳而走，已有二三里之远。云昏地暗，阴风淅淅，不知是什么所在，却都是废冢荒丘。又转了一个弯角儿，却见一所人家，孤丁丁住着，板缝内尚有火光。元礼道：“我已筋疲力尽，不能行动。此家灯火未息，只得哀求借宿，再作道理。”正是：

青龙白虎同行，凶吉全然未保。

元礼低声叩门，只见五十来岁一个老姬，点灯开门。见了元礼道：“夜深人静，为何叩门？”元礼道：“昏夜叩门，实是学生得罪。争奈急难之中，只得求妈妈方便，容学生暂息半宵。”老姬道：“老身孤寡，难好留你。且尊客又无行李，又无随从，语言各别，不知来历，决难从命！”元礼暗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不得不以实情告他。”“妈妈在上，其实小生姓杨，是扬州府人，会试来此。被宝华寺僧人苦苦留宿。不想他忽起狼心，把我们六七位同年都灌醉了，一齐杀倒。只有小生不醉，幸得逃行。”老姬道：“哎哟！阿弥陀佛！不信有这样事！”元礼道：“你不信，看我面上血痕。我从后庭中大树上爬出，跳出荆棘丛中，面都刺碎。”老姬睁睛看时，果然面皮都碎。对元礼道：“相公果然遭难，老身只得留住。相公会试中了。看顾老身，就有在里头了。”元礼道：“极感妈妈厚情！自古道：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图。我替你关了门，你自去睡。我就在此桌儿上假寐片时，一待天明，即便告别。”老姬道：“你自请稳便。那个门没事，不劳相公费心。老身这样寒家，难得会试相公到来。常言道：贵人上



宅，柴长三千，米长八百。我老身有一个姨娘，是卖酒的，就住在前村。我老身去打一壶来，替相公压惊，省得你又无铺盖，冷冰冰地睡下去。”元礼只道脱了大难，心中又惊又喜，谢道：“多承妈妈留宿，已感厚情！又承赐酒，何以图报？小生倘得成名，决不忘你大德。”妈妈道：“相公且宽坐片时，有小女奉陪。老身暂去就来。女儿过来见了相公。你且把门儿关着，我取了酒就来也。”那老姬吩咐女儿几句，随即提壶出门去了，不提。

却说那女子把元礼仔细端详，若有嗟叹之状。元礼道：“请问小姐姐今年几岁了？”女子道：“年方一十三岁。”元礼道：“你为何只管呆看小生？”女子道：“我看你堂堂容貌，表表姿材，受此大难，故此把你仔细观看。可惜你满腹文章，看不出人情世故。”元礼惊问道：“你为何说此几句，令我好生疑异？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母亲为何不肯留你借宿？”元礼道：“孤寡人家，不肯夤夜留人。”女子道：“后边说了被难缘因，他又如何肯留起来？”元礼道：“这是你令堂恻隐之心，留我借宿。”女子道：“这叫做燕雀处堂，不知祸之将及。”元礼益发惊问道：“难道你母亲也待谋害我不成？我如今孤身无物，他又何所利于我？小姐姐，莫非道我伤弓之鸟，故把言语来吓诈我么？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住居的房屋，是那个的房屋？我家营运的本钱是那个的本钱？”元礼想道：“小姐姐说话好奇怪！这是你家事，小生如何知道？”女子道：“妾姓张，有个哥哥，叫做张小乙，是我母亲过继的儿子，在外面做些小经纪。他的本钱，也是宝华寺悟石和尚的，这一所草房也是寺里搭盖的。哥哥昨晚回来，今日到寺里交纳利钱去了。幸不在家。若还撞见相公，决不相饶。”元礼想道：“方才众和尚行凶，内中也有俗人，一定是张小乙了。”便问道：“既是你妈妈和寺里和尚们一路，如何



又买酒请我？”女子道：“他哪里真个去买酒！假此为名，出去报与和尚得知。少顷他们就到了，你终须一死！我见你丰仪出众，决非凡品，故此对你说知，放你逃脱此难！”元礼吓得浑身冷汗，抽身便待走出。女子扯住道：“你去了不打紧，我家母亲极是利害，他回来不见了你。必道我泄漏机关。这场责罚，教我怎生禁受？”元礼道：“你若有心救我，只得吃这场责罚，小生死不忘报。”女子道：“有计在此！你快把绳子将我绑缚在柱子上，你自脱身前去。我口中乱叫母亲。等他回来，只告诉他说你要把我强奸，绑缚在此。被我叫喊不过，也怕母亲归来，只得逃走了去。必然如此，方免责罚。”又急向箱中取银一铤与元礼道：“这正是和尚借我家的本钱。若母亲问起，我自有言抵对。”元礼初不欲受，思量前路盘缠，尚无毫忽，只得受了。把这女子绑缚起来，心中暗道：“此女仁智兼全，救我性命，不可忘他大恩。不如与他定约，异日娶他回去。”便向女子道：“小生杨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年十九岁，南直扬州府江都县人氏。因父母早亡，尚未婚配。受你活命之恩，意欲结为夫妇，后日娶你，决不食言。小姐姐意下如何？”女子道：“妾小名淑儿，今年十三岁。若不弃微贱，永结葭莩，死且不恨。只是一件，我母亲通报寺僧，也是平昔受他恩惠，故尔不肯负他。请君日后勿复记怀。事已危迫，君无留恋。”元礼问言一毕，抽身往外便走。才得出门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后边一队人众，持着火把，蜂拥而来。元礼魂飞魄丧，好像失心风一般，望前乱跌，也不敢回头再看。

话分两头。单提那老嫗打头，川僧觉空持棍在前，悟石随后，也有张小乙，通共有二十余人，气吁吁一直赶到老嫗家里。女子听得人声相近，乱叫乱哭。老嫗一进门来，不见了姓杨的，只见女子被缚，吓了一跳，道：“女儿为何倒缚



在那里？”女子哭道：“那人见母亲出去，竟要把我强奸，是我不从，竟把绳子绑缚了我。被我乱叫乱嚷，只得奔去。又转身进来要借盘缠，我回他没有，竟向箱中摸取东西，不知拿了什么，向外就走。”那老嫗闻言，好像落汤鸡一般，口不能言。连忙在箱子内查看，不见了一锭银子。叫道：“不好了！我借师父的本钱，反被他掏摸去了。”众和尚不见杨元礼，也没工夫逗留，连忙向外追赶。又不知东西南北哪一条路去了，走了一阵，只得叹口气回到寺中，跌脚叹道：“打蛇不死，自遗其害。”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！且把杀死众尸埋在后园空地上。开了箱笼被囊等物，原来多是铜钱在内，银子也有八九百两。把些来分与觉空，又把些分与众和尚、众道人等，也分些与张小乙。人人欢喜，个个感激。又另把些送与老嫗。一则买他的口，一则赔偿他所失本钱，依旧作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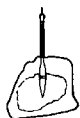
却说那元礼脱身之后，黑地里走来走去，原只在一箇地方，气力都尽，只得蹲在一个冷庙堂里头。天色微明，向前又走，已到荣县。刚待进城，遇着一个老叟，连叫：“老侄，闻得你新中了举人，恭喜，恭喜！今上京会试，如何在此独步，没人随从？”那老叟你道是谁？却就是元礼的叔父，叫做杨小峰，一向在京生理，贩货下来，经由河间府到往山东。劈面撞着了新中的侄儿，真是一天之喜。元礼正值穷途，撞见了自家的叔父，把宝华寺受难根因与老嫗家脱身的缘故一一告诉。杨小峰十分惊唬。挽着手，拖到饭店上吃了饭。就把身边随从的阿三送与元礼服侍，又借他白银一百二十两，又替他叫了骡轿送他进京。正叫做：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！



元礼别了小峰，到京会试，中了第二名会魁。叹道：“我杨延和到底逊人一筹！然虽如此，我今番得中，一则可以践约，二则得以伸冤矣。”殿试中了第一甲第三名，入了翰林。有相厚会试同年舒有庆，他父亲舒珽，正在山东做巡按。元礼把六个同年及从人受害本末，细细与舒有庆说知。有庆报知父亲，随着府县拘提合寺僧人到县。即将为首僧人悟石，觉空二人，极刑鞫问，招出杀害举人原由。押赴后园，起尸相验，随将众僧拘禁。此时张小乙已自病故了。舒珽即时题请灭寺屠僧，立碑道旁，地方称快。后边元礼告假回来，亲到废寺基址，作诗吊祭六位同年，不题。

却说那老姬原系和尚心腹，一闻寺灭僧屠，正待逃走。女子心中暗想：“我若跟随母亲同去，前日那杨举人从何寻问？”正在忧惶，只见一个老人家走进门来，问道：“这里可是张妈妈家？”老姬道：“老身亡夫，其实姓张。”老叟道：“令爱可叫做淑儿么？”老姬道：“小女的名字，老人家如何晓得？”老叟道：“老夫是扬州杨小峰，我侄儿杨延和，中了举人，在此经过，往京会试。不意这里宝华禅寺和尚忽起狼心，谋害同行六位举人，并杀跟随多命，侄儿幸脱此难。现今中了探花，感激你家令爱活命之恩，又谢他赠了盘缠银一錠，因此托了老夫到此说亲。”老姬听了，吓呆了半晌，无言回答。那女子窥见母亲情慌无措，扯他到房中说道：“其实那晚见他丰格超群，必有大贵之日。孩儿惜他一命，只得赠了盘缠放他逃去。彼时感激孩儿，遂订终身之约。孩儿道：母亲平昔受了寺僧恩惠，纵去报与寺僧知道，也是各不相负。你切不可怀恨。他有言在先，你今日不须惊怕。”杨小峰就接淑儿母女到扬州地方，赁房居住。等了元礼荣归，随即结婚。老姬不敢进见元礼，女儿苦苦代母请罪，方得相见。老姬匍伏而前。元礼扶起行礼，不提前事。却说后来淑



儿与元礼生出儿子，又中辛未科状元，子孙荣盛。若非黑夜逃生，怎得佳人作合？这叫做：夫妻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有诗为证：

春闱赴选遇强徒，解厄全凭女丈夫。  
凡事必须留后着，他年方不悔当初。



## 卷二十二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

暮宿苍梧，朝游蓬岛，朗吟飞过洞庭边。岳阳楼酒醉，借玉山作枕，容我高眠。出入无踪，往来不定，半是风狂半是颠。随身用，提蓝背剑，货卖云烟。人间飘荡多年，曾占东华第一筵。推倒玉楼，种吾奇树；黄河放浅，栽我金莲，摔碎珊瑚，翻身北海，稽首虚皇高座前。无难事，要功成八百，行满三千。

这只词儿，名曰〔沁园春〕，乃是一位陆地大罗神仙所作。那位神仙是谁？姓吕名岩，表字洞宾，道号纯阳子。自从黄粱梦得悟，跟随师父钟离先生，每日在终南山学道。或一日，洞宾曰：“弟子蒙我师度脱，超离生死，长生妙诀，俺道门中轮回还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！自从混沌初分以来，一小劫，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世上混一，圣贤皆尽。一大数，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年，儒教已尽。阿修劫，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，俺道门已尽。襄劫，七十七万七千七百年，释教已尽。此是劫数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，阎浮世上，高低阔远，南北东西，俱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处！且说中原之地，东至日出，西至日没，南至南蛮，北至幽燕。两轮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四百座军州，三千座县分，



七百座巡检司，此是中原之地。”洞宾曰：“弟子欲游中原，从何而起？从何而止？”师曰：“九九之数属阳，先从山前九州，山后九州，两淮三九二十七军州，河北四九三十六军州，关西五九四十五军州，西川六九五十四军州，荆湖七九六十三军州，江南九九八十一军州，海外潮阳四州，共计四百座军州。”洞宾曰：“四百座军州，有多少人烟？”师曰：“世上三山、六水、一分人烟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成道之日，到今该多寿数？”师父曰：“数看汉朝四百七年，晋朝一百五十七年，唐朝二百八十八年，宋朝三百一十七年，算来计该一千年一百岁有零。”洞宾曰：“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，度得几人？”师父曰：“只度得你一人。”洞宾曰：“缘何只度得弟子一人？只是俺道门中不肯慈悲，度脱众生。师父若教弟子三年严限，只在中原之地，度三千余人，兴俺道家。”师父听得说，呵呵大笑：“吾弟住口！世上众生，不忠者多，不孝者广。不仁不义众生，如何做得神仙？吾教汝去三年，但寻得一个来，也是汝之功。”洞宾曰：“只就今日拜辞吾师，弟子云游去了。”师父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吾有法宝，不曾传与汝。道童，与吾取过降魔太阿神光宝剑来。”道童取到。师父曰：“此剑是吾师父东华帝君传与吾，吾传与汝。”这洞宾双膝跪下：“领我师法旨。”师父曰：“此剑能飞取人头，言说住址姓名，念咒罢，此剑化为青龙。飞去斩首，口中衔头而来。有此灵显。有咒一道，飞去者如此如此。再有收回咒一道，如此如此。”言罢，洞宾纳头拜受。背了剑，曰：“告吾师，弟子只今日拜辞下山去。”师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汝若要下山，依我三件事，方可去。”洞宾曰：“告我师，不知那三件事？”师曰：“第一件，到中原之地，休寻和尚闹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曰：“第二件，将吾宝剑去，要将回来，休失落了，依得





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曰：“第三件，与你三年限满，休违了。如违了限，即当斩首灭形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父大喜道：“好去，好去！”洞宾曰：“蒙我师传法与弟子，年代劫数、地理路途、宝剑法语，弟子都省悟了。今作诗一首，拜谢吾师。弟子下山度人去也！”诗曰：

二十四神清，三千功行成。  
云烟笼地轴，星月遍空明。  
玉子何须种，金丹岂用耕？  
个中玄妙诀，难道不长生！

吟诗已罢，师父呵呵大笑：“吾弟，汝去三年，度得人也回来，度不得人也回来，休违限次；宝剑休失落了；休惹和尚闹。速去速回！”洞宾拜辞师父下山。却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？正是：

情知语是钩和线，从头钓出是非来。

这洞宾一就下山，按落云头，来到阎浮世上，寻取有缘得道士。整整行了一年，绝无踪迹。有诗为证：

自隐玄都不记春，几回沧海变成尘。  
我今学得长生法，未肯轻传与世人。

洞宾行了一年，没寻人处，如之奈何？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。在山中曾听得师父说来，直上太虚顶上观看，但是紫气现处，五霸诸侯；黑气现处，山妖水怪；青气现处，得道神仙。去那无人烟处，喝声起，一道云头直到太虚顶上。东